

海外文叢

洪素麗·芳草天涯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



海外文叢

芳草天涯

洪素麗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海外文叢

策劃・蕭滋

執行編輯・潘耀明

芳草天涯

責任編輯・蔡嘉蘋

裝幀設計・李淑嫻

版面設計・馬健全

書名・芳草天涯（海外文叢）

作者・洪素麗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版次・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大三十二開（137×210mm）一九二面

國際書號・ISBN 962・04・0594・3

©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芳草天涯

洪子雲

夜裡，因為雨聲淅瀝，復又一通電話把我吵醒後，便不再能入睡。起來檢視桌上的殘稿，未看完的書，刻了一半的版面，未覆的信，海了的殘卷。世界為這未完成而進行下去，唯未到站的旅行而顛簸下去；地球循環於它自己的軌跡，海洋因為月的盈虧而有潮汐。人以驚人的數目不斷出生，也以驚人的數目不斷死去。

多少的浪費與虛擲，多少的寬恤與負荷，多少的疼惜與牽掛，使我們在芸芸眾生裏找到了生命的織緯，一線的牽繫造成多大的重量呢！於是我不再感到飄浮。……

目次

1 自序

港都落雨

6 新年開筆

8 燃燒的雙頰

11 百香果

13 早期作品

15 夏日

17 盛夏風俗畫

23 橘與柚

26 苦瓜

30 火鷄的故事

33 母愁

38	下一代
40	牡丹
43	燈籠花再開
46	行船人的愛
48	回到港都
53	我們所傍依的山與河流
58	彼岸山水
63	過境鳥
73	憂愁風雨
78	一個島鄉一個夢
81	文學與救贖
85	楊達畫像
87	港都雨・落未離
91	布袋戲

138	127	122	119	115	111	110	107	105	104	102	99	97	96	
飢餓	最偏遠的家屋	斜風細雨不須歸	火燒的城市	萬鴉飛過廢田	口琴聲	春陰與春愁	達文西的素描	日本能劇	車禍	記錄片	東風第一枝	燕子	都市的河	涉水渡河

178	177	173	169	166	159	157	155	152	149	147	143	140
洪素麗的著作	洪素麗小傳	看電影《似水流年》	記沈從文	塔	異鄉的人	波多黎各人	日本人	黑人	印度人	乞丐裝	都市觸覺	跨國公司

自序

夜裏，因為雨聲淅瀝，復又一通電話把我吵醒後，便不能再能入睡。起來檢視桌上的殘稿，未看完的書，刻了一半的版畫，未覆的信，涼了的殘茶。世界為這未完成而進行下去，我為未到站的旅途而顛擲下去；地球循環於它自己的軌迹，海洋因為月的盈虧而有潮汐。人以驚人的數目不斷出生，也以驚人的數目不斷死去。多少的浪費與虛擲，多少的冤仇與負荷，多少的疼惜與牽掛，使我們在芸芸衆生裏找到了生命的織緯，一綫的牽繫造成多大的重量啊！於是我不再感到飄浮。……

人生歲月，煎過、烤過、煮過、曬過，又垃圾回籠重新做人。也只有自己願意不厭其煩地去回味，去記錄。我的生命，和我的同胞一樣，又來到一個分岔口。在這一點上，好似命定的一種裁臬，我們有多少選擇？是極可疑的。

所幸，我還有一個信仰，——那就是文學與藝術。多年來，我拿筆來寫，拿刀來刻，並且也以此二工具，試圖刻畫和我相同血色的島嶼面目。她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她的病痛，也是我的病痛；她的祈求，也是我的祈求；她的掙扎奮抗，也是我的掙扎奮抗。文學與藝術，將我們的血緣交溶在一起，我無時無刻不覺得她在我的左右身旁，和我一同呼吸；那美麗的、受重創的、從血泊中爬起來的島嶼母鄉！

我沒有時下一般海外寫作者們流行的症候——認同危機。基本上，我認定自己和台灣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們站在一起，這是我寫《港都落雨》所秉持的態度。我絕不願意做海外的裁決者，恣意評斷島嶼辛苦工作的同

胞兄弟！我更無意做超然主義者，以龐大虛胖的空洞理論，慷慨陳詞要大義滅別人家的親。我只想要自己更謙卑一點，分擔島嶼同胞的病痛，也希望自己更堅毅一點，能以藝術的美與歡悅，傳播給島嶼一點開闊的、光亮的明日訊息。這是我一生一世努力的目標。

人與人間，恩情大於冤債，人間物物有情，能夠惜情，便也算是一種報恩了。對於我所珍惜的人與事物，我都想描繪一下，《涉水渡河》的篇章，大抵是這樣寫出來的。

——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速，更休題，綉帳鴛衾。

紅樓高枕一夕，爲了一時的「一晌貪歡」，而「夢裏不知身是客」，癡迷戀棧，往而不返。

爲了雕飾夢境的真實，而孜孜去創作文學與藝術，創作本身，也是一種夢境的追求罷？

魔幻的迴鑠，無盡的幻想，可以使海洋失去時間的重量，使兀鷹從空洞眼眶中拍拍飛出；將疲憊的頭，摘下來擱在膝蓋上棲息；污染的長河，一夜間在大鯨魚吞吐中得到了滌清。海水因爲遊子的眼淚而更鹹更鹹；去世幾百世代的人，從墳中坐出來對話；仗劍獨行的俠士，身影印入石壁三尺。曙光在海棠花閉合間條滅，人在江流不息中，凌空飛越……。

生存的位置在夢幻中，一舉提昇。嘈雜的人語車聲，在睡眠的枕畔，嘈嘈切切。窄悶的心，愁困的人，一陣明暗如落花忽揚忽息中，趨向空明。

就是這樣了，藝術將複雜歸於單純，又自單純中，挑出萬般錯綜，人生行腳的激流交匯。我面向故土島鄉，站在異鄉邊緣，長距離地將故鄉人細細觀照；又短距離地將自己篩出異鄉人的孤鏡獨照。我在尋求一個比較圓滿的未來時空整合。在那裏，我應該不再有殘缺的怨嘆，我將堅實地和屬於我的土地與同胞，緊緊交握在一起。

點掛夜雨。被黑夜吞掉色彩的花，仍癡癡期待雨過天亮的芬芳。縱或沒有等到，花枯掉了，草仍在，芳草連綿天涯，更行更遠還生。

港都浴雨



●横空水平伸出一隻手臂，承着雨滴

新年開筆

有這麼一天，突然應邀寫起專欄來了，於是就有了這一篇開場白。

並不是被迫，也不是自找的，但也着實考慮了好一陣。遲疑的原因是知道自己太懶，況且又不是憋一肚子的話沒處去說（身邊的忠實聽衆一直有兩個）苦苦每一、二周絞盡腦汁來寫篇專欄幹嗎？

全是因爲夜裏下雨的緣故，又正好放着一卷錄音帶：原野三重唱的《港都夜雨》，觸動了一點什麼：這麼一個海角大城，包圍在密密紛紛的雨滴裏，是異鄉，也住了近十年了。另外一個港都，我的出生地，高雄，此刻也有雨麼？——「今日又是風雨微微，異鄉的都市，路燈青青，照着雨滴，引阮的悲意……」歌裏漂泊的男人，爲了女性廢了半生，茫茫前程，港都夜雨那未停？

我喜歡這樣一個潮濕且模糊的愛情故事，又不知道誰遺棄誰？這位男生，又要漂流到哪裏去？那位女生，又不知流落何方？追問下去都沒有解答的，更加引起我的興味了。

讀到的小說故事，以港都作背景的，總是特別覺得溫暖；旅行到的地方，有船影汽笛聲的，便會特別留念。港都港都，離人遠行，異鄉客的駐足，求取一個暫時的懷抱。投擲到海灣裏的雨滴，歸於冰冷和無形；惟有船影是真實的搖顛與不安。岸上青色的、橘色的燈光，像交織的泡沫，一圈一圈地……。

港都的雨，斜斜劈下來，直直落下來，填滿殘缺的人生，水質的夢境，破碎的倒影，又從倒影中尋尋覓

覓，過去與未來的空隙。

港都雨落未離，橫空水平撐出一隻手臂，承着雨滴。港都雨洗染離鄉別情，永遠傾訴不盡。

三千弱水取一瓢飲，港都落雨取一滴來照明；新年新歲月，一九八四年，白紙般展開，那麼就此開筆罷！

（原載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自立晚報》副刊）

燃燒的雙頰

赤焰烘烤着臉龐，我們穿行過市區。

人，有很多很多，車也是很多很多。時報廣場，怪異的人，一批批湧過來，又一批批湧過去。

我們坐在二樓的麥當奴餐廳，看面街的一壁玻璃反光中，我們扭曲的影子；以及玻璃外，晶黃液體般，日光下的街道。

三個身材粗短，戴帽子的男人，一人手提着瀝青柏油桶往街道邊緣退步地倒，另兩人用耙子把倒下的瀝青均勻地撥向兩旁。瀝青也許是熱的，左下角再出現的第一位男人把水桶倒水在剛鋪的長條瀝青道上，馬上嗤嗤冒起烟來。滾筒般的壓路車緩緩開過來，前進、倒退，滾過新路皮上，黑黑如膏藥的路皮即刻妥貼平鋪了。壓路車來回開了三次，馬路的修補也即大功告成，過程只有五分鐘，工人就是那三個。

我們在談話的間歇，看了一場無聲的修路工程記錄片。玻璃內外的人羣始終滔滔不絕地來去，麥當奴的漢堡餅，不分階級與年齡的消費大眾，百事可樂、百事不樂。

當年看《小林在台北》小說的我們，和作者一樣，對世事仍茫然，看不透，一知半解，憨直的稚氣裏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如今走過許多比台北更大的城市，好像什麼都看過了，看飽了，了然了，也變得流氣且老氣了。長了苔般的青森的臉，是我們的寫照。我們把自己的生活，像翻看小說般彼此對照看着，一年才得一見

的友人，「安得促席，說彼平生」，沒有驚濤駭浪，只有小小的快意、小小的感悟、小小的困窘、小小的憂愁罷了！

小小侷促的人生，沒有飛天奔月的情懷，從玻璃反光的容顏嵌在倏忽流動的街景中，尋找一時的鏡花水月。年輕時燃燒的雙頰，火熱的心，逐漸退火了。

（原載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自立晚報》副刊）